讀通鑑論

讀通鑑論卷二十七　船山遺書二十四

衡陽王夫之譔

懿宗

王式之平裘甫康承訓之平龐勛史據私家之文張大其功詳著其略嗚呼是亦吹劍首者之一吷而已矣但以一時苟且收拾之近效言之則童貫之勦方臘且非無可紀之績也至於朱儁皇甫嵩之平黃巾則尤赫然矣乃皆不旋踵而大亂作國隨以亡爝火之溫不能禦冰雪久矣飢寒之民猝起弄兵志不固力不堅大舉天下之兵以臨之其必克者勢也所難者盡取而斬艾之則降不可殺卽盡

取而斬艾之而其潰逃以免者猶衆也旣不得爲良民而抑習於掠奪則狂心不可卒戢夫何能使之洗心滌慮以服勤於田畝哉況有司之暴虐不革復起而擾之則作息之火得風而燎原未可以賊首旣俘信煙波之永息也靖康之世京東之賊亦蠭起矣宗汝霖收之而帖然者使自效於行伍而拔用其梟雄俾仍合其部曲也汝霖卒賊且復潰矣重起而收之者韓岳也咸有所歸而不復雜之耕桑市肆之中使鞅掌而思浮動故宋以甯王式乃於裘甫之旣擒不復問數萬之頑民消歸何處爪牙乍斂而睥睨於人閒則後日之從龐勛以亂徐州隨王仙芝黃巢以起

曹濮者皆脫網之魚游沙汀而鼓浪式曰非吾事也甫一擒而策勳飲至可以鳴豫於當時書功於竹帛矣夫亂軍叛民與藩鎮異藩鎮之反雖舉軍同逆而必倚節度使以起伏渠帥既誅漸帥撫之三軍仍安其故籍而不失其舊故裴中立曰蔡人亦吾人也綏之則靖矣亂民者雖有渠帥而非其夙奉之君長欻自爲亂渠帥自誅衆志自競非有以統攝之而必更端以起當斯時也非分別其强弱之異質或使之歸耕或使之充伍又得良將吏以安存之則愈散而禍愈滋以式爲將以白敏中之徒爲相居中而御之何功之足紀哉徒以長亂而已矣又況康承訓之進沙

陀以亡唐邪

古之稱民者曰民碞上與民相依以立同氣同倫而其此區夏者也乃畏之如碞也哉言此者以責上之善調其情而平其險阻也唐至懿宗之世民果碞矣裘甫方熾而橫州之民擴袂張拳以逐其刺史陜州繼起逐觀察使崔蕘光州繼起逐刺史李弱翁狂起而犯上者皆即其民也觀察刺史而見逐於民其爲不肖固無可解者雖然貪暴之吏何代蔑有一膀違其情而遽起逐之上且無如之何天下惡得而不亡夫民既如此矣欲執民而治其逐上之罪是不矜其窮迫而激之亂也欲誅觀察刺史以撫民而民

之不逆又惡可長哉小失豪民之意猖猖而起脅天子以爲之快志抑抑不大亂不已然則反此而欲靖之也無術則抑追諸其所繇來而知畏民之犇者調制其性情於早不可唯意以亂法也人君所恃以飭吏治恤民隱者法而已矣法者天子操之持憲大臣裁之分理之牧帥奉若而守之牧帥聽於大臣大臣聽於天子綱也天子咨之大臣大臣任之牧帥紀也天子之職唯慎選大臣而與之爵擇牧帥既得其人而任以郡邑之治矣則刑賞予奪一聽大臣所訪於牧帥者實考其淑慝功罪而決行之於是乎民有受蟲吏之荼毒者昂首以待嘗亡之斧鉞卽其疏脫而怨

忿未紓亦俯首以俟後吏之矜蘇而大臣牧帥旣得其人天子又推心而任之則羣吏之能疏脫以使民含怨者蓋亦鮮矣而宣宗之爲君也不然其用大臣也取其飾貌以求容者而已其任牧帥也取其拔擢自我無所推引者而已至於州縣之長皆自我用焉而抑不能周知其人則徼行竊聽以里巷之謠詠爲朝章李行言李君奭之得遷遽知非賄姦民以爲之媒介哉乃決於信而謂廷臣之公論舉不如塗人之片唾也於是刑賞予奪之權一聽之里巷之民而大臣牧帥皆尸位於中無所獻替民乃曰此奧然而爲吾之長吏者榮辱生死皆操之我天子而旣許我矣

其黠者得自達於天子則訐奏而忿以洩姦亦以儆其很者不能自達則聚眾號呼逐之而已曰天子而既許我以子矜長吏矣孰能禁我哉不曰天子固愛我卽稱兵犯上而不忍加罰於我則曰天子固畏我卽稱兵犯上而不敢加刑於我長是不懲又何有於天子哉耰鉏棘矜以攻城掠野無不可者民非本囂上使之囂既囂孰能反之蕩平哉裴甫方平龐勛旋起皆自然不可中止之勢也山崩河決周道荆榛豈但如囂哉宣宗導之橫流非一朝一夕之故矣懿宗又以昏頑濟之禍發遲久而愈不可息民氣之不可使不靜非法而無以靜之非知治道者且以快一時

之人心爲美談是古今之大惑也

龐勛之亂崔彥曾以軍帑空虛不能發兵留戍而起益至是而唐之所以立國者根本盡矣夫財上不在國下不在民爲有國者之大蠹而唐養天下之力以固國者正善於用此其賦入之富有自軍府以至於州縣皆有豐厚之積存於其帑而節度觀察刺史縣令皆得司其出納之權故一有意外之變有司得以旋給而聚人以固其封守乃至內而朝廷亂作外而寇盜充斥則隨所取道因便以輸者舟車銜尾而相繼而不但此也官用所費不責以妄支之罪則公私酬贈宴犒輿服傔從沛然一取之公帑軍吏不

待削軍饟以致軍懟守令不致剝農民以召民怨故唐無孤清之介吏而抑無婪縱之貪人官儀不玷官秩不鐫則大利存焉雖貪鄙之夫亦以久於歛歷爲嗜欲之谿壑而白晝攫金褫奪不恤之情不起觀於李尊所稱清河一郡之富及劉晏韓滉咄嗟而辦大兵大役之需者可知已自德宗以還代有進奉而州郡之積始廓然但佞臣逢欲以邀歡天子爲宮中之侈費未嘗據以爲法斂積內帑特以富國也宣宗非有奢侈之欲而操綜覈之術欲盡攬天下之利權以歸於己白敏中令狐綯之徒以斗筲之器逢君之欲交贊之曰業已徵之於民而不歸之於上非陳朽於

四方則侵漁於下吏蠹奪而輸於天府者其宜也於是搜括無餘州郡皆如懸罄而自詡為得策曰吾不加斂於民而財已充盈於內帑矣亂乃起而不可遏矣唯其積之已盈也故以流豔懿宗之耳目而長其侈心一女子之死而費軍興數十萬人之資帛腐於笥粟陳於廩鏹苔於砌狡童何知媚子因而自潤狂蕩之情泰然自得復安知天下之空虛哉一旦變起徵發繁難有司搜索而無可如何請之於上而主暗臣姦固不應也號呼已亟而或應之奏報彌旬矣廷議又彌旬矣支放轉輸又彌旬矣兵楞羸而不振賊乘敝以急攻軍運未集孤城已潰徒遲回道路

爲賊掠奪動掯鉅萬何當一錢之用哉且當官而徒守筦橐也公私之費未能免也貪欲之情未可責中人之能全也必將減額以剩其軍溢額以奪其民此防一潰泛濫無涯田野之雞豚不給追胥之酒食寡妻弱子痛哭郊原而貪人之谿壑固未厭也揭竿而起且以延旦夕之生命而以懦敗甲茹艸啜飦之疲卒禦之有不倒戈而同逆者乎官貧而民益貧兵亂而民胥亂徒聚天下之財於京邸一朝失守祇爲盜資綜覈之政攬利權以歸一敗亡合轍今古同慨然後知唐初之積富於軍府州縣者誠官天府地四海爲家之至術也故曰財散則民聚散者非但百姓

之各有之也抑使郡邑之各有之也財聚則民散聚者旣不使之在民又不使之給用積之於一帑而以有用者爲無用也散則以天下之財供天下之用聚則廢萬事之用而任天下之危貪者之說一中於君相之心委生人之太計爲腐艸塊石以侈富傳及子孫而驕淫奢溢爲天下僇不亦傷乎故有家者惡其豢豶豚也有國者惡其府聚斂也庶人盡力以畜財囷粟而朽蠹之則殃必及身終食而土壤之則子孫必絕以有用爲無用人怨之府天之所怒也況有天下者乎

唐之亡不可救五代之亂不可止自康承訓奏使朱邪赤

心率沙陀三部落討龐勛始滅唐者朱溫也而非溫之能滅唐也溫自起爲賊迄於背黃巢而降之日未嘗有窺天之志也僖昭以爲之君時溥高駢以爲之將張濬崔沆爲與援於內而李克用李茂貞王行瑜各挾逐鹿之心溫乃內動於惡而無所忌若沙陀者介吐蕃回紇之衰自雄於塞上固將繼二虜而與中國爲敵者也羽翼未成而賜受羈縻與劉淵之在河西也無以異因其未叛聊使儼居沙徼絕其窺覦目不知中國之廣狹心不喩唐室之彊弱則自以爲僅可畀立於邊陲而忘情於中夏則唐之不振雖有朱溫輩之梟逆且將與朱耶同其翊戴唐卽不足以自

存尙可苟延以俟命世之英以代興而中原之禍不極承
訓乃揖而進之使馳騁於河淮江海之閒與中國之兵相
參而較勇怯平賊之功獨捋最焉禍其有能戰之者乎龐
勛擁數萬之衆橫行舉天下之師武臣力莫能挫抑而沙
陀以千騎馳突其閒如雉靡帥周將睥睨而笑曰是區區
者而唐且無如之何苟介馬奔之而遽成齏粉則唐之爲
唐可知矣舉江淮沂泗千里之郊堅城深池曾不足以禦
貔貅之龐勛而待命於我則唐之雖戰所爲而弗離下也
又可知矣澤潞淄青所稱東西之藩屏也坐擁旌旄據千
里之疆統甲兵以自固坐視逆寇之披猖曾莫肯以一矢

相加而徙倚待於我則中國之衆叛孤立弗爲捍衛也又可知矣振旅而歸分茅與野吾亦何求而不得哉國昌老而克用興日已無唐固將奮袂而起圖是可取而代也沙陀可以主中國則契丹女直蒙古之彊倍於沙陀者愈無不可也而□延於無□矣乃論者曰克用父子盡忠於唐以賜姓而收爲宗支又何陋耶然則承訓召寇以入爲滅唐之戎首罪其可逭乎朱溫甫滅沙陀旋竊石敬瑭劉知遠皆其部落延至於郭威而□□始有得□之望禍亦烈矣哉夫承訓之力卽不足以敵龐勛而河北諸帥自張仲武王元逵何敬宏歸命以來皆有效順之成勞無抗衡之

異志則胡不討移鎮魏滑青之兵下兗南出曹宋掎勛之背承訓從汝亳以搗其腐少需日月游魚之釜可坐待其焦也而承訓貪功亟進當國大臣又茸闒無謀以聽之爝火入積薪之下沃之以膏待其燄發而始悔莫能及也故唐之滅非朱溫滅之沙陀滅之也非沙陀之能滅之也唐自滅也而承訓其禍原矣

穆宗敬宗之無道也諫之者極言其失雖不能行未嘗不以為允而矜全之也至於懿宗私路巖而流陳蟠叟于愛州同昌公主死欲族醫官而貶溫璋為振州司馬使仰藥以死且寄恨於劉瞻而再貶之傳及僖宗侯昌業孟昭圖

張道古皆死焉盈璋臨仰藥而歎曰生不逢時死何足惜嗚呼生不逢時而林泉可以適志上有耽欲無人理之君下有黷貨無人心之相以項領試之憒不自惜將弗過乎故傳春秋者以洩冶不去而諫死爲不合於默語死生之道則此數子者其不免於譏矣抑考春秋書殺大夫洩冶於前而記陳平國身弑國亡於後比事以觀則聖人以大洩冶之死爲陳存亡之本固未嘗以責備賢者之例責冶也夫人臣之諫君有愛君無已而諫者有自伸其道自不忍違其心而諫者君而可諫與或有所不審而遽於圖存之理或不戒而心佚於道以成乎非僻爲臣者不忍其誤

入於邪而必檃括之以歸於正則微言亟進不避惡怒而必爭君爲重也而身輕矣君而不可諫矣乃吾輊之淸不能受物之濁吾學之正不能同世之邪生而爲士仕其義矣出而事君忠其節矣立於人之廷與鄙夫旅進視其淫昏而固若汙濊之加於其身有言不可隱也有心不可昧也所學不可忘也以畏禍爲情而有懷不吐笑當世之迷而全身以去則七尺之軀無以荅上天生我之恩無以酬父母內顧此心無可容其汶汶者憤盈以出而不能緘答死耳何必三日不汗之可忍而此不可忍也則危言切論之死而無憾者心爲重也而身尤輕矣韓偓司空圖處無

可救藥之時也君卽唯我之是聽而我固無如之何也去之可也蟠與諸人君聽我而亂猶可治也亡猶可存也望望然而去之匪君是愛國不可以爲心矣夫洩治當春秋之世大夫於諸侯不純乎爲臣故禮有不用而去之去猶可也四海一王寰宇士大夫其戴一主不能南走粵北走胡而卽其宇內之林泉以偷生而坐視其敗斯亦不成其丈夫矣傳春秋者謂非貴戚之卿則去亦據侯國之有世臣者言耳後世同姓之支庶食祿而不與國政天子所倚爲心膂股肱者皆艸茅之士也將誰諉而可哉故諸君子之或竄或死而不去以全身也不繫乎君之可諫與否也

僖宗
君暴而天下尙有生也君貪而天下尙有財也有司違詔
令以橫征蠲免之稅而役民乃無可免之死國家重斂以
毒民而民知毒矣乃且畏督責避箠楚食淡茹辛暑而披
裘以負薪寒而衣葛以履霜薄昏葬之情竭耕織之力以
冀免於罪罟猶可逃也旣須明詔予之蠲免矣於是而心
乃釋然謂有僅存之力可以飽一食而營一衣而不知有
司積累以督責其役者之尤迫也夫乃無可以應而伐木
撤屋鬻妻賣子終不給而死於縲紲之下是蠲免之令驅
民於死之阱也僖宗元年關東旱饑有司徵已蠲之稅倍

急慮揣痛哭陳之敕已允停重徵而有司之追呼自如是縱千百縣君食士於天下而一邑之長皆天子也民其能不死國其能不亂乎夫以天子而制有罰甚易也乃一璽敕下吏敢於上方王命以下賊民而不忌者何恃而然也上嘗修而天下相習以奢郡邑之長所入凡幾而食窮水陸衣盡錦綺馬飾錢珂妾被珠翠食客盈門外姻廬倚若一有不備而憔悴不足以生上吏經過之饗餼賓客之贈賄促之於外盤妻逆子驕僕汰妻謫之於內出門入室無往非將之以剽奪中人以下且視死易而無以應此之允難尚何知有天子之詔而小民之怨讟勿論已懿僖之世

相習於淫靡上行之下師師效之率土之有司胥然誅不勝誅而無可如何者一也盡天下之吏咸習於侈以貪矣前者覆車後者知戒抑豈無自艾以奉法而生不忍斯民之心者乃自令狐綯路巖韋保衡執政以來唯貨是崇而假刑殺以立威孰之敢抗非相索之諸道諸道索之州縣州縣不索之窮民而誰索哉執此以塞上官之口而仰違詔旨不得不爲之護蔽下虐窮民不得不爲之鉗服天子孤鳴徒勞筆舌而已此其竟不能行者二也卽以情理而論出身事主寓家於千里內外耕桑之計已輟仰事俯畜冠昏喪祭姻亞歲時之酬酢亦猶夫人也又加以不時

經過之費雖晨夕相借之上官巵酒盤飧一縑一箋無可經之入理既不可傲岸自矜而大遠乎人情又況學校橋梁舟車廨舍之修建愈不可置之罔聞驛遞戍屯轉漕之需日相迫而困其官守夫豈能捐家以代用哉特朝廷之制儲有餘以待之耳乃自宣懿以來括羨餘以充進奉銖算尺量盡輦而歸之內府需者仍前而給之無策唯取已蠲之稅以償之而貪人因求盈以自潤雖下蠲除之令竟無處置之方姑以虛文塞言路之口而天子固有偸心終不能禁之懲之俾民受其實者三也懿僖之世三者備矣盧攜雖痛哭流涕以言之抑孰令聽之哉天子不爲有司

坊而有司無坊天子不爲有司而有司自爲天子害之積也亂之有源也非一天子暴且貪之故也是以唐民迫於必死而揭竿以起也

秦銷天下之兵而盜起唐令天下鄉村各置弓刀鼓板而盜益橫故古王者之訓曰覿文匿武明著其迹曰覿善藏其用曰匿其覿之也非能取五禮之精微大喻於天下也宣昭其迹勸爲可興而不可廢之典以徐引之而動其心其匿之也非能取五兵之爲人用者遽使銷亡也聽民置之可用不可用之間以自爲之而知非上之所亟也夫銷之則無可藏也無可藏非匿也令民置之則覿之矣雖覿

之而固不爲我用也非上能匿亦非上能覩也是以其迹亂以亡均也秦併天下於一己而信爲無用武之日爲見裘甫龐勛王仙芝之接跡以起而遽驚爲不可戢之亂庸人無舒徐之識有所見而暴喜有所見而暴懼事異情同其迹以亂亡均也秦銷兵而民操耰鉏棘矜以起後世知鑒之笑之而效之者鮮唐令天下鄉村各置刀兵以導人於亂其爲亂政有著見之禍矣而後世言禦盜之術以鄉團保甲爲善策相師於不已匪徒庸主具臣恃爲不得已之計述古昔稱先王者亦津津焉嗚呼無識而言政理盈於古今亦至是乎馴良之民授之兵而不敢持以嚮人使

之置兵徒苦之而已有司督之猾胥里魁督之小則罰大則刑輟衣食之資棄耕耘之日以求免於誅責究則閉目搖手雖有盜入其室劫其父縛其子而莫敢誰何鄉鄰又勿問也其爲彊悍勝兵之民與則藉之以弄兵而爭習技擊以相尋於私鬬豪右之長又爲之渠帥以號召奪樸民抗官吏大盜至則統衆以應之鄧茂七之首亂於閩者其明驗已受命於天以爲之君弗能綏民使弗盜也奉命於君以爲之長弗能衛民使盜賊也貪民之食以爲將爲兵盜起殃民弗能捕緘使民安也乃取廛居井牧之編氓操凶器以與不逞之徒爭生死民何利乎有君君何取於有

吏固何務於有兵哉君不君吏不吏兵不[illegible]瓦解競疆不舉起而逐中原之鹿尙奚待哉故言鄉團保甲者皆唐僖宗韋保衡之徒也

陰符經術人之書也然其測物理之幾以明吉凶之故使知思患豫防之道則君子有取焉其言曰火生於木禍發必尅謂夫禍發於有本資之起者還以自賊而不可復撲也盈天地之閒皆火也而必得木以爲其所生之本故發而相害者果也古今亡國之禍唯秦暴殄六國而天下怨蒙古入主中原而民不從則草澤之崛起者足以相代而不必有所資自非然也亡漢者黃巾而黃巾不能有漢亡

隋者羣盜而羣盜不能有隋亡唐者黃巢而黃巢不能有唐其爲火也非不烈也而爲雷龍之光火井之燄乍爾熺然而固易熸也唯沙陀則能亡唐而有之者也禍發之必尅也發而尅矣不可復撲垂之數傳而餘燄猶存朱邪亡矣邈佶烈石敬瑭劉知遠皆其部落也垂及於宋太宗之世而後劉鈞之餘燄熄焉禍之必尅豈不信夫如黃巢者何足爲深慮哉裘甫戡矣龐勛斬矣王仙芝死於曾元裕之刃黃巢亦終懸首於闕下矣浮動之害氣已洩而還自燼奚能必尅也沙陀據雲中爲塞之險名爲唐之外臣蓄效爪牙之力而畜眾繕備秣馬練士收餘番結韃靼緊謀

臣糾猛將以伺中國之閒爲日久矣介黃巢之亂聚族而謀李盡忠康君立薛志勤程懷信李存璋所其商搉戴者與劉宣等之推戴劉淵也若出一轍於是而奪唐之志或伏或興或挫或揚或姑爲順或明爲逆三世一心羣力並聚盤踞雲中南據太原以爲根本雖欲拔之而必不勝矣劉淵之在離石西河也尒朱榮之在六鎮秀容也唐高祖之在晉陽汾陽也皆此地也外有北狄之援內有士馬之資而處於中國邊鄙之鄉當國者置之度外而不問其彊弱逆順之情勢歲而積之月而漸之狎而親之進而用之虛吾藏以實之偶一爲功而無識之士大夫稱說而囊矜

之使之睥睨四顧孰嘗吾之肯綮幸一旦之有變人方競逐於四戰之地而已徐徐以起是正所謂厝火積薪之下者也然且合中外之早作夜思竭四海疲九州之力以與無根之寇爭生死而亟求其安夫惡知捬吾背乘吾危以起者火已得風而薪必盡也不貪火以生而旋以自焚豈有爽哉李克用殺段文楚以據大同唐不知戒他日寇急又延之以入而沙陀之禍幾百年而始滅悲夫

無忘家爲國忘死爲君之忠無敦信及豚魚執義格鬼神之節而揮霍踴躍任慧力以收效於一時者皆所謂小有才也小有才者匹夫之智勇而已小效著聞而授之以大

任於危亂之日古今之以此亡其國者不一而高駢其著也唐自宣宗以後委任非人以啟亂而致亡也亦不一而任高駢於淮南兼領鹽鐵轉運加諸道行營都統其尤也使駢而無才可試無功可錄則雖暗主庸相偶一任之而不堅而駢在天平以威名著矣在嶺南破安南矣在西川拒羣蠻矣計當日受命專征之將相如曾元裕王鐸者聲望皆不能與之相伉以迹求之鄭畋且弗若也而唐之分崩滅裂以趨於灰燼者實駢爲之何以明其然也王仙芝黃巢雖橫行天下流寇之雄耳北自濮曹南迄嶺海屠戮數千里而無尺地一民爲其所據即至入關犯闕走天子

僭大號而自關以東自邠岐以西北自劍閣以南皆非巢有將西收秦隴而縱酒漁色於孤城誠所謂游釜之魚也使駢收拾江淮趨河雒扼其東奔之路巢且困死於駢之掌上而何藉乎逆豎懷姦之朱溫畜志窺天之李克用乎唐可不亡矣即不然而若劉宏之在荊州又不然而若韓滉之在江東息民訓士峙芻粟以供匱乏則溫與克用且仰哺於駢而可制其生死二凶亦不敢遽逞其欲唐亦可不亡矣而一矢不加於汴蔡粒粟不出於河淮夫駢固非有溫與克用乘時擅竊之成謀也貴已極富已逞匹夫之情欲已得情欲得而才亦窮矣駢之所統天下之便勢也

有三吳之財賦行淮徐之勁卒而繇後以覩若錢鏐楊行密王潮者皆可與共功名者也騈忠貞不足以動人淡泊不足以明志假癡無聊化爲妖幻閉於闉中邑邑以死囘視昔之懸軍渡海深入蠻中者今安在哉受制妖人門無噍類一旦而爲天下嗤笑繇是觀之才之不足任也審矣但言才則與志浮沈與情張弛一匹夫而已矣童貫亦有平方臘之功而使當女直熊文燦亦有定海寇之效而使撫流賊乃至朱儁皇甫嵩之蕩除黃巾而束縛於董卓亂國之朝廷所倚賴亂世之人心所屬望皆其不可與有爲者也然後知狄公之能存唐唯有保全流人焚毀淫祠之

大節汾陽之靖亂唯其有聞亂卽起被謗不貳之精忠大人君子德刱於中而後才以不窮富貴不淫衰老不枉偶然奮起之小績遽委以大猷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此之謂已

劉巨容大破黃巢於荊門追而殲之也無難卽不能殲亟躡其後巢亦不敢輕入兩都而巨容曰國家喜負人有急則撫存將士不愛官賞事甯則棄之遂逸賊而任其馳突使陸梁於江外此古今武人養寇以脅上之通弊也國亡而身家亦隕皆所弗恤武人之愚武人之悍不可瘳已乃考唐之於功臣也未嘗有醢菹之禍而酬之也厚列土封

王濬及子孫汾陽臨淮西平赫然於朝右懿傳無道抑未嘗輕加罪於數績之臣康承訓之貶固有逗撓之實非厚誣之也朱邪赤心辛讜皆蔑然節鉞矣巨容所云負人者姦人之游辭耳豈果負之哉則巨容負國之罪無可逃於天譴矣雖然抑豈非爲之君者弗能持正以正人有以致之乎人君操刑賞以御下非但其權也所以昭大義於天下而使奉若天理也天下莫喻乎義則上以勸賞刑威悚動其心而使行其不容已故曰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巨容曰有急則撫存將士不愛官賞是以官賞誘將士於未有勳勞之日使愉於利而歆動之寇賊方起爵賞先行君

臣之義上先自替以市下唯天下有亂不必有功而可以徼非分之寵榮賊一日未平則可脅一日之富貴惡望其知有君臣之義手足頭目之相衛者乎巨容之情非以防他日之見薄也實以要此日之見重也如使寇難方興之日進武臣而責以職分之所當爲假之事權而不輕進其爵位大正於上以正人心奬之以詩制之以理而官賞之行必待有功之日則義立於上皎如日星膏血塗於荒郊而亦知爲義命之不容已及其策勳拜命則居之也安而受之也榮雖桀驁之武人其敢有越志哉宋太祖以河東未平不行使相之賞而曹彬不曰國家負人誠行以服之

者也
取亡唐之賊加之李克用非深文也克用父子潰敗奔韃靼語韃靼曰黃巢北來必爲中原患一旦天子赦吾罪與公輩南嚮共立大功誰能老死沙漠論者謂以此慰安韃靼而自全者非也克用之持天下也固而知必入其掌中揣之深謀之定而言之决也故其後所言皆驗而卒以此陵唐室終爲亡有夫豈姑以此慰韃靼之心哉當李琢李可舉討之之日國昌已老克用之力未固黃巢尚在江淮之間唐室尚甯合西北之全力以攻新造之一隅不敵也克用知所可用者從未挫於中國之韃靼也故不難舍兩

鎮以去而北收韃靼以為己資又遣李友金偽背己以降而為之內謀其布腹心之黨於忻代雲中以結人心者秘密而周悉可舉豕一勝而幸其逃非能問也赫連鐸乃欲賂韃靼以取之為其所笑而已及巢已陷京李友金募雜胡三萬睥睨偃蹇陽不聽命而曰若奏天子赦吾兄罪召以為帥則代北之人一麾響應既得召命克用果以韃靼萬人疾驅而入士卒皆為用命則內外合謀玩唐於股掌卒如其意豈一朝一夕之能得此哉外有韃靼內有友金雖逃奔愈於固守以抗爭也多矣此克用之險狡人莫能其藏者也嗚呼使當日者唐室文武將吏能合困黃巢

於長安而殲夷之則克用之謀奪矣唐以存而沙陀之禍息矣然而克用料之而必中圖之而必成者何也沙陀自隨康承訓立功於徐泗之日已目窺中國之無人不能如黃巢何而必資於己也姦人持天下之短長以玩而收之至克用而極非劉淵石勒之能及也所據者一隅而睨九州如燎中之果餌視盈廷之將吏如痿痺之病夫黃巢朱溫皆其借以驅人歸己之鷹獺是之謂狼子野心封豕之力伏長蛇之方蟄者也

黃巢之亂唐中外諸臣戮力以效節者唯鄭畋一人而已畋以將佐不聽拒賊悶絕仆地刺血書表誓死以斬賊使

不可謂非忠之至以文吏率數千人拒尙讓五萬之衆敗之於龍尾陂傳檄天下諸道爭應貢獻蜀中者不絕不可謂非勇之甚拊不可謂非智之尤然而一鬭長安旋即潰敗鳳翔內亂孤城不保諸鎮寒心賊益輩固卒使王鐸假手於反覆叛逆之朱溫包藏異志之李克用交起滅賊因以亡唐而畋忠勳之成效亦毀則唯不明於用兵之畧也郭汾陽之收西京李西平之擒朱泚也奮臂以前氣可吞賊而進囘鄭重合兵四集旁收其枝蔓乃進而拔其根本夫豈怯懦而忘君父之急慮士民之望乎賊之初終彊弱洞然於心目之閒如果之在枝待其熟而撲之易落而有

餘甘斯以定紛亂而措宗社於磐石所謂用兵之略也善制勝者乘之明持之固智無所矜勇無所恃靜如山而後動如水不可禦矣而敵畏是唐宏夫龍尾陂之捷尚讓恃勝而驕故宏夫得施其智惡足恃爲常勝哉賊之據長安也方五月其獷悍之氣未衰其剽掠之毒未徧其荒淫之欲未遂其睽離之心未生敢收新集之孤旅王處存王重榮之衆方鳩高駢擁兵而觀望王鐸遲鈍而不前乃欲遽入長安搏爪牙方張之鷙獸宜其難矣且黃巢之易使坐斃也非祿山朱泚之比也祿山植根於幽燕者已固將士皆其部曲結之深謀之協矣而自燕徂秦收地二千餘里

逐在皆布置軍糧以相給祿山自在東都爲長安之外援
兩不自試於羅網朔方孤起東北無援以寡敵衆以五圍
十猶似乎宜急攻而不宜鬬守以待其困朱泚雖乍起爲
逆而朱滔在盧龍以爲之外援李納王武俊與爲脣齒李
希烈又梗汴蔡以斷東南之策應泚雖孤守一城固未困
也則李西平以一旅孤懸疑持久而生意外之變若黃巢
則陷廣州旋棄之矣蹂湖湘旋棄之矣渡江淮旋棄之矣
中蔡汴宋無尺地爲其土無一民爲其人無粒粟爲其餽
餉所倚爲爪牙者朱溫尚讓皆非素所統御同爲羣盜偶
相推奉爾而以官軍計之王鐸擁全師於山南未嘗挫衄

固可以遏賊之逸突藉令敗衄其怒張之氣按兵而逼其西處存重榮增兵以壓其北徼鐸自商雒扼同華以絕其歸路縈之維之蹙之殘之思唐之民守壁塢以絕其芻粟夫黃巢者走天子據宮闕僭大號有府庫竟然南面而賊之罪已盈矣淫縱之餘加以震疊眾叛羣離求為脫鉤之魚萬不得矣朱溫卽降而魄落情窮但祈免死貸其命而投以散秩且弭耳而聽命沙陀後至知中國之有人亦得赦而徐復徼邊鎮之為厚幸何敢目營四海竊賜姓以覬代興乎斯時也誠唐室存亡之大樞而敗未能及此也深可惜也古今文臣投鉞而墮功者有通病焉非怯懦也怯

懦者固藏身於紳笏而不在疆場之事矣其憂國之心切而憤將士之不效死也爲懦已夙一旦握符奮起矜小勝而驚喜遽量不度彼己而目無勍敵聽慷慨之言而輕用其人冒昧以進一潰而志氣以頹外侮方興內叛將作士民失望而離心姦雄乘入而鬭捷乃以自悼其失圖而歎持重者之不可及則志氣愈沮而無能爲矣易折者武士之雄心難降者文人之躁志志節可矜尙不免於僨敗況其忠貞果毅之不如敗者乎用兵之畧存亡之介也豈易言哉豈易言哉

朱溫夜襲李克用其凶狡固不待論雖然克用溫之曲直

亦奚足論哉蓋克用溫自決雌雄以逐唐已失之鹿而不兩立猶之乎袁紹曹操之爭奪漢沈攸之蕭道成之爭奪宋也故曰其曲直不足論也當是時黃巢雖敗而僖宗之不能復興王鐸輩之不能存唐也已全墮溫與克用心目之中溫目無唐之君臣克用之目更無溫又豈復有唐之君臣乎使克用不得脫於溫之鋒刃則溫之篡也必速然而篡之速則其敗也可立待也為賊初降無功可紀未得一見天子受朝廷之命但仰濡沫於王鐸一旦而襲殺援己之功臣早已負不直於天下而為衆所指攻卽逼天子而奪之亦黃巢之續不旋踵而亡唐尚可存也且沙陀之

眾爲克用效命也久矣存勗嗣源俱年少而有雄才溫亦奚足以逞哉藉此以正溫之罪奮起而誅權藉未成之姦而唐亡一賊矣克用死而唐固亡一賊矣唯其襲殺之不克也遲溫之篡以養其姦挫克用之逆而歸謀自固是以唐再世而後亡一亡而不可復若夫二人之曲直亦惡足論哉無克用而溫之篡也不必成成溫之篡者僖宗之昏昭宗之躁自延而進之張濬崔胤之徒又多方以搆成之抑且指沙陀以爲兵端而唐君臣不恢於沙陀者假手於溫以成其惡不然則溫且不能爲董卓而其乞降之初志固望爲田承嗣李寶臣而志已得矣無溫而克用之爲劉

淵必出首發難於大同其志不吞唐而不已從鏈起以來歸一矢未加於賊早已矯僞詔脅帥臣掠太原陷忻代自立根本及其歸鎮也乘孟方立之內亂奪取潞州歲出兵爭山東而三州皆爲俘掠野絕稼穡使不忌朱溫之險悍則同戈內嚮僖宗之青衣行酒於其庭旦暮事也溫賊耳狡詐而無定情呂布之儔也克用以小忠小信布私恩而虛名而養叵測之威卒使其部落四姓代興以□族而主中夏流毒數世豈易制哉豈易制哉要此二賊之狂興皆王鐸無討賊之力委身而假借之及其相攻坐視而不能制則鐸延寇之罪又出康承訓之上使二賊者視唐爲虛

懸之器相競以奪其曲其直又孰從而辨之乎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善不善之分歧不一矣而彝倫爲其綱彝倫攸敘雖有不善者寡矣彝倫攸斁其於善也絕矣君臣者彝倫之大者也君非民罔與立民非君罔克胥匡以生名與義相維利與害相因情自相依於不容已而如之何其斁之君惟縱欲則忘其民民惟趨利則忘其君欲不可遏私利之情不自禁於是乎君忘其民而艸芥之民忘其君而寇讎之夫乃殃不知其所自生而若有鬼神焉驅之而使赴於禍君之身弒國亡子孫爲戮非必民之戕之也自有戕之者矣民之血膏原野骴暴風

日者非必君之勦絕之也自有勦絕之者矣故曰百殃百云者天下皆能戕之勦絕之而靡所止也唐自宣宗以小察而忘天下之大恤懿僖以淫虐繼之民怨盜起而亡唐者非叛民也逆臣也奔竄幽辱未酬其怨而昭宗死於朱全忠之手十六院之宗子駢首而受彊臣之刃高祖太宗之血食一旦而斬君不仁以召百殃既已酷矣而豈徒其君之酷哉李克用自潞州爭山東而三州之民俘掠殆盡稼穡絕於南畝秦宗權寇掠焚殺北至滑衛西及關輔東盡青齊南屆江淮極目千里無復煙火車載鹽屍以供餽糧孫儒攻陷東都環城寂無雞犬楊行密攻秦彥畢師鐸

於揚州人以堇泥爲餅充食掠人殺其肉而賣之流血滿市李罕之領河陽節度以寇鈔爲事懷孟晉絳數百里閒田無麥禾邑無煙火者殆將十年孫儒引兵去揚州悉焚廬舍驅丁壯及婦女渡江殺老弱以充食朱温攻時溥徐泗濠三州之民不得耕穫死者十六七若此者凡數十年殃之及乎百姓者極乎不忍見不忍言之慘夫豈僅君之不善受罰於天哉不善在君而殃集於君殺其身赤其族滅其宗祀足相報也天豈無道而移禍於民哉則民之不善自貽以至於此極而非直君之罪矣天子失道以來民之苦其上者進奉也復追鏑稅也額外科率也榷鹽稅茶

也民輒跂首以呼延頸以望曰惡得天誅奄至易吾其主
殺此有司以舒吾怨也及乎喪亂已酷屠割如雞豚野死
如蛙蚓驚竄如麕鹿餓瘠如鳩鴿子視父之剖胸裂腑而
不敢哭夫視妻之強擄去室而不敢顧千里無一粟之藏
十年無一鷹之寢使追念昔者稅斂取盈桁楊作繫之苦
其甘苦何如邪則將視暗君墨吏之世如唐虞三代而不
可復得矣乃一觸其私利之心遽以不能畜厚居盈為大
怨詛君上之速亡競戴賊而為主舉天下猜猜莌莌而相
怨一方忘乎上之有君也忘乎先世以來延吾生以至今
者君也忘乎偷一日之安而尙田爾田廬爾廬者君也其

天性中之分誼泯滅無餘而成乎至不仁之習也久矣積不善而殃自集之天理周流以類應者不測違人洞若觀火而怙惡者不能知一旦沓至如山之隕如水之決欲避而無門故曰百殃也夫民之愚夙矣移之以使作善者君也則君固不得辭其咎矣而臣維世教以救君之失存人理於天下者非士大夫之責乎從君於昏以虐民者勿論已翹然自好者以訐訐爲直以歌謠諷刺爲文章之樂事言出而遞相流傳蠱斯民之忿懟以詛呪其君父於是乎乖戾之氣充塞乎兩閒以干天和而奬逆叛曾不知莠言自口而彝倫攸斁横尸流血百年而不息固其所必然乎

古之君子遇無道之君去國出奔不說人以無罪故三代立國千年而無屠割赤地之慘作善之祥豈徒在一人哉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因時之論也當其時文武之澤已斬天下忘周而不以爲君周亦忘天下而不自任爲君則君子雖欲自我君之而不能若夫六王者非篡逆之臣則介在戎狄無異於酋帥殺人盈野以求君天下而建社稷君非君而社稷亦非社稷矣故輕也君與社稷輕而天所生之人不可以無與立命則苟有知貴重其民者君子不得復以君臣之義責之而許之以爲民主可也黄巢既滅之後僖宗樂禍以逞志首挑釁於河東朱溫賊

也李克用狄也起而交爭高駢時溥陳敬瑄各極用其虐秦宗權孫儒李罕之畢師鐸秦彥之流殺人如將不及當是時人各自以爲君而天下無君民之屠剝橫尸者動逾千里馴樸孤弱之民僅延兩閒之生氣也無幾而王潮約軍於閩海秋毫無犯王建從綦毋諫之說養士愛民於西蜀張全義招懷流散於東都躬勸農桑楊行密定揚州輦米賑饑成汭撫集凋殘於荆南通商勸農此數子者君子酌天地之心順民物之欲予之焉可矣存其美畧其慝不得以拘致主帥之罪罪王潮不得以黨賊之罪罪全義不得以僭號之罪罪王建不得以爭奪之罪罪行密不得以

逐帥自立之罪罪成汭而其忘唐之尙有天子莫之恤而擅地自專者梟可勿論也非王潮不能全閩海之一隅非王建不能保兩川於已亂非全義不能救孫儒刃下之餘民非行密不能甦高駢虐用之子黎且其各守一方而不妄覬中原以糜爛其民與暴人爭衰王以視朱溫李克用之竭民肝腦以自爲君而建社稷仁不仁之相去豈不遠哉嗚呼至是而民爲重矣非倚之以安君而衛社稷之謂也覩其血染溪流膏塗原艸者雖欲不重之而有人心者固不忍也君怙惡以殃民賊乘時而行其殘忍民自不靖而旋以自戕三者皆禍之府也而民爲可矜也何也唐刈

流離之民固非盡怨上行私延首待亂之民也天且啟數子之心救十一於千百而亦可以爲民之主矣

昭宗

國家將亡必有妖孼妖孼者非但艸木禽蟲之怪也亡國之臣允當之矣唐之亂以亡也宰執大臣實爲禍本大中以來白敏中令狐綯始禍者也繼之以路巖韋保衡之貪叨無厭而已極然其爲人鄙夫耳未足以爲妖孼也艸木之妖亦炫其華禽蟲之孼亦矜其異未嘗一出而即害於人及其後也艸木之妖還以自萎禽蟲之孼還以自斃無救於己而徒以亂天下人而如斯其中不可測其得失不

可致詰勤慧盡力冒險忘身亹亹熒熒唯以亡國敗家爲見長之地身爲戮族爲夷皆其所弗慮也斯則爲妖孽而已矣張濬崔昭緯崔[允]孔緯李谿是已而蕭遘杜讓能心知不可偭勉而從之波靡亦妖風所襲失其精魄者也華歆郗慮之亡漢以建魏也劉穆之傅亮之亡晉以建宋也皆有爲爲之也而此數人者未嘗有夾輔朱溫以篡唐之定計當張濬勸州牧以輸糧孔緯捐病妻而赴闕不謂有效忠於國之勞而不得其激昭宗以挑釁於晉召禍於汴也抑非有亡唐以成他人篡奪之心不知其何所挾持而唯恐兵之不起亂之不滋宗社之不危生民之不死宗社

危生民死則身戮族夷亦其所甘心而快志者非妖孽而何爲狂迷之如此哉進而詳覈其心有小慧而欲試耳有小才而思儳耳貪一日宰輔之權使克用溫之或畏己或親己以聳動天下而已耳桃李不藥而乍榮於冬麕麚無擇而遊於市而使天下知己之能爲禍福於亂世則死固不憂嗚呼人之如斯訾而與謀國國欲不亡必不可得矣僖宗未自蜀歸之日天下尚可爲也鄭畋卽未能定亂而慷慨忠憤爲天下人望之歸受將相而不辭誠有弗容辭者非技癢熱中而貪高位也僖昭之際豈復得爲朝廷哉河東叛朱邪擐臂而仍之岐邠搆難於肘腋闒以東朱溫時

溥孫儒高駢李罕之朱瑾戰爭相望天子孤守一城不能當一縣令即爲宰相如鄭綮之志欲安富尊榮者何有於是稍有知者非誓以一死報宗廟則必視爲荊棘阱狴而不能一朝居豈忍效濬昭緯允緯谿之奔鶩如狂哉蕭遘杜讓能且以端人自命夫亦念何忠之可效何功之可成而營營汲汲於平章之虛號何爲者也非愚也狂也是亦桃李之榮於冬麋鹿之遊於市也妖風方熾還之扇之相逐而流自好者不免焉亦可悲矣生斯時也鄭遨尙矣陳摶託遊僊以自逸其亦可矣司空圖韓偓進不能自靖而退以免於汙辱其尙褎乎又其下者梁震羅隱孫光憲之

寓食於偏方而不爲亂首吏不能然則周庠嚴可求韋莊
小效於割據之主猶知延禍之非而苟免於天人之怨怒
若張濬之流竊衛主之名貪晨霜之勢含毒起禍以速君
之死亡而血流於天下嗚呼至此極矣故曰妖也
劉巨容能燒藥爲黃金田令孜求方不與而見殺非巨容
之吝於與也其術甚陋不可以告人也術之甚陋者蓋即
今市井小人以汞與銅爲贋金銀欺不識者以售其姦而
已矣天下豈有能燒藥爲金者哉土之可爲甓也木之可
爲炭也米之可釀爲酒鉛之可煉爲粉也天下別無甓炭
酒粉而待人以成之若夫金則既有之矣生於礦中者自

有其質煉於火汰於沙者自有其方成乎形質者自有其物煮桔梗以甘香之味似薓而固非薓煉硝石爲輕白之狀似硇而固非硇市井小人之術欲以欺人則必秘之而不告人以方告人以方則姦窮不讎而有識者且唾其面矣是以方士秘之以死護之餘其秘可以知其姦可以知其陋矣夫其姦以藏陋者爲術甚易而理固無難辨也自漢武帝惑於方士而天下惑之劉子政以儒者而淫焉施及後世天子以服食喪身匹夫以燒丹破產畏死而得夭貪富而得貧則何如帀井小人公然爲僞雖伏辜而不悟於死亡哉且夫金銀之貴非固然之貴也求其實則與銅

鉛鐵錫也無以異以爲器而利用則均而尤劣也故古者統謂之五金後世以其約而易齎也遂以與百物爲子母而持以求償流俗尚之王者因之成一時之利用惡知千百世而下無代之以流通而夷於塊石者乎本不足貴而豈有神異之術化他物以成之者然則銅鉛鐵錫遠於塊石抑將有藥術焉可化而成哉甚矣貪而愚者之不可瘳也劉巨容可自致於高位而能奮勇以破黃巢然且身死而族滅蓋爲僞金以欺天下鬼神之所弗赦也要其術則市井小人爲鍛工者之陋技而已矣

曹操袁紹皆漢賊也朱溫李克用皆唐賊也其爭欲篡奪

之心兩不相下之勢一轍也乃曹操挾天子爲名以攻袁紹而勝張濬奉天子倚朱溫攻克用而敗蓋獻帝之在許也四方無一旅之可指使一唯操之是聽故操無所掣而得行其意昭宗猶有河朔三鎭及昭義之軍與韓建之衆濟持兩端忌溫而撓之且恐昭義爲溫所得爭先輕進是以溫志不決而獨受敵以潰緣此言之則漢處必不能存之勢而唐猶可存謀國非人以致傾覆所謂匪降自天也藉令得賢主良相懷輯未叛之藩鎭收拾禁旅居關中以靜持之斥汴晉之姦交絕其奏許聽其自相搏噬乘其敝而折之二寇之氣僨張而必竭不難制也而昭宗君臣非

其人也是以速亡乃䋣溫克用而言之溫豈能爲曹操乎操假名義以行而務植根於深固溫則賊耳凶狡以逞利人之鬬乘之以竊利力不足以勝天下而挑天下以敵乃以自雄其與張濬合謀而攻克用也朝廷方倚河朔以擒晉陽之東北而溫攻魏博以幸其疲而收利蓋其許昭宗以討克用有兩利之術焉不必其亡克用也克用而敗邪是張濬爲我滅一巨敵也克用旣亡已乃服羅宏信於魏博收張全義於東都扼唐而困之關中北無晉陽之難專力以起亡唐此一利也克用而勝邪克用且負抗拒王師之辜於天下而已可因之以餌唐而折入於己且克用勝

唐已殘而不復能振是克用爲我效驅除之力也曹操務定天下之亂而居功於己以收之溫則務搆天下之亂而己乘其紛以制之利天下之亂者未有能成者也是以溫能滅唐僅有中原之一幾而速亡於李存勗之手藉令溫乘張濬之謀舉全力以攻克用克用平而河北三鎭固不能與爭持定難之大功以挾天子令諸侯同華西川孰能與競徐起而收曹操劉裕之成局溫之於天下可八九得也夫溫於時不臣之惡未著所負不義之名於天下者獨悖援己之惠於克用耳克用於溫有恩而於唐則固賊也囚狡不知名義抑無尺寸定亂之功覇業終以不成徒逞

梟獍之心以食君父故曰溫賊也非曹操所肩與後先者也國雖將亡猶有圖存之道臣雖甚逆猶有居勝之術兩俱不能而後使沙陀四姓交亂中國者數十年而契丹乘之意者其天乎

所謂智士者非乘人而鬬其捷以倖勝之謂也周知於得失成敗之理而避人之所競棄人之所取以立本而徐收安定之功也李左車欲扼韓信於險一戰之克耳非必能全趙也未足稱智也而說韓信以不戰而收河北民以當軍以全保勝而服未平之寇則負大智之用也信能聽之以成功功歸信矣於西川淮南得兩智士焉王先成說王

宗侃以招安而下彭州高駢說楊行密通商鄰道選守令課農桑而保淮南智矣哉非祇以成王建割據之資贊行密定霸之業也而救民於鋒刃之下以還定而安集之仁亦溥矣益所謂智者非挾機取捷之術而是是非非之準也挾機取捷以雠術於亂世一言而死者積矣害且伏於利之中矣是是非非者所以推行其惻隱之大用乎英雄之氣順衆庶之欲功不速利不小而益无方者也此兩者固相妨矣小智之所爭大智之所不屑也天下方紜紜以起利害生於俄頃雖有英傑之姿目眩心熒貪逐於利害之小數而忘其大智者立於事外以綜舉而周知之辨仁

暴之大司罷稽者之殊致見穴中之角逐皆鶉鬭蟻爭之末技乃以游於象外而得其圜中苟非其人則且笑以爲迂拙之圖而孰令聽之王建楊行密之決從二子也亦不可謂非智也何也智者之言愚者之所笑也

據地以拒敵畫疆以自守閉米粟絲枲布帛鹽茶於境不令外鬻者自困之術也而抑有害機伏焉夫可以出而於人者必其餘於己者也此之有餘則彼固有所不足矣而彼抑有其有餘又此之所不足也天下交相灌輸而後生人之用全立國之備裕金錢者尤百貨之母國之貧富所司也物滯於內則金錢拒於外國用不贍而耕桑織紝採

山煮海之成勞委積於無用民日以貧民貧而賦稅不給盜賊內起雖有有餘者不適於用其困也必也如其日閉關以抗駮於持之言之似是而適足為笑耳凡諸物產之為人所待命以必求其相通者莫米粟若矣閉糴則敵可餒此尤說之可據者而抑豈其然哉苟迫於饑饉而金錢可支也則踰絕險以至者重利存焉豈至懷金以坐斃哉即有餒而道殣者抑其老弱耳國固未嘗乏可用之丁壯也夫差許越糴而越滅之夫差之驕悖宰嚭之姦邪自足以亡國而豈許糴之故乎晉惠公背秦施而閉糴兵敗身俘國幾以亡勸絕生人之命以災而徼勝天之所慭人

之所怨三軍萬姓皆致死於我而吾國之民抑以徒朽其耕穫之資不獲贏餘之利怨亦歸焉欲不敗亡不可得已米粟者彼己死生之命勝敗之司也其閉之也而害且若此又況其他餘於己而待糴之貨得以轉易衣被器械養生送死之具者爲立國之資而金錢去彼卽此尤百爲之所必需以裕國而富民舉在是乎且不徒此也禁之者法之可及者也不可禁者法之所不可及者也禁之於關渡之間則其糴之也愈利皇皇求利之民四出而邀荒險之徑以私相貿雖日殺人而固不可止彊豪貴要於此府利焉則環吾之封域無非敵人來往之衝舉吾之人民無非

敵人結納之黨闌入已成乎熟徑姦民外告以腹心間諜交午於國中而莫之能禦夫且曰吾禁之已嚴可無慮也不亦愚哉夫唯通市以無所隱而視敵國之民猶吾民也敵國之財皆吾財也既得其歡心抑濟吾之匱乏之金錢內集民給而賦稅以充耕者勸耕織者勸織山海藪澤之產皆金粟也本固邦寧洞然以虛實示人而姦宄之徑亦塞利於國愿於民擇術之智仁亦存焉善謀國者何憚而不爲也高昜勸楊行密悉我所有鄰道所無者相與貿易以給軍用選守令課農桑數年之間倉庫自實行密從之垂至於李氏有國而江淮之民富庶甲天下文教興焉田頵

稱之曰賢者之言其利溥不洵然與
藩鎮交横於外則任親軍以制之乃李茂貞以親軍跋扈
尤甚於藩鎮昭宗凝目四注無可任之人乃出曹誠等於
外而令諸王統兵以宿衛蓋不得已之極思耳然亦未嘗
非計也南陽諸劉卒滅王莽矣琅邪渡江晉以延矣康王
南避宋以支矣劉焉劉表不救漢亡而高帝之祀後曹氏
而斬者猶豫州也故詩曰宗子維城豈虛也哉乃昭宗聚
羣宗子使領親兵而任之卒以陷之死地至於哭呼宅家
而莫之能救宗子盡而身隨以弑國隨以亡豈天厭李氏
而不足以動天下之心乎朱邪存勗以異類徐知誥以不

知譙氏之子孫冒宗支而號召以興然則李氏之裔僅有存者人心未盡忘唐也而骈死凶刃至於卒斬則昭宗實使之然而非宗子之不可任也任之已晚而抑非其地也樹宗子於四方各有所據以立基而即用其人人皆為用也則成敗不可知抑此仆而彼起劉虞死於燕劉琮降於楚而先主可興於蜀南陽王敗死於隴右而元帝可興於吳昭宗不早圖此而待分崩孤立之日合聚諸王於孤城雖烏合之罷民號令不出於國門以與封豕長蛇爭生死一敗而殲焉李氏安得有餘燼哉蓋至是而欲眾建之方所以與王室相維繫也難矣僖宗之自蜀返也天下雖已

割裂而山南劍南河西嶺南猶王土也西川雖爲逆奄之黨而車駕甫旋人猶知有天子於斯時也擇諸王之賢者分領節鎭收士民練甲兵以爲屏翰何莫之能與也至於昭宗之世王建據西川矣王潮據劍南矣劉隱據嶺南矣成汭周岳鄧處訥先後分有荆南及湖南矣河西爲邠岐所阻不能達矣卽欲散置諸王爲牧守以留李氏子孫不絕之系不可得矣不予之以兵則落拓民間而降於編氓予之以兵則召禍不敵而闔室芟夷時非可爲地無足恃其不如賜姓之夷族冒宗之庶姓猶堪以虛號詫天潢而自帝自王也必矣讀史者所爲覽存勗知諸之稱唐而重

爲李氏悲也
兩國相距而介其間者輸敵情以相告唯智者爲能拒之閒於訐者倚之爲耳目則大害伏於左側而不知夫於我無大德於彼無大讎而蹈危機以與人勝敗安危之大故不慮其波而禍必及己也此則何心不待再計知其動於利而已矣利者無往而不得者也姦人窺之而知其微因而持之而得其妙利在此則輸彼之情以與此利在彼則輸此之情以與彼反掌之閒而已而不但然也方其輸彼情於我卽可得我情而輸於彼必其輸我之情於彼而後得彼之情以輸於我操之縱之陽之陰之可以立小信可

以詫先幾浮弋而獲以饒功誇大其辭容易其談以誘引微示以利而導敵以實其言於彼無怨於此無悲悠然於凶危之地而無所忌畏如是者得利於我而即得利於彼一挑一引迷亂人之大計以迄於危敗乃其利則已兩得之矣此不待再計而知者也言兵者曰知彼知己特吾之知而已其大勢如此其要歸如此耳惡用此懸懦耳語作囈作寱者哉是以智者堅拒之而不使亂我之耳目自非懷忠感德得當而爲內應者與夫猝至不期問而答者勿容戮也此兩敵相距勿貳爾心之樞要也而中國之用夷也爲尤甚焉與爲難者一夷也介於其側伏而未動者又

一致也則且兩持其命而蟲我以效順之忱實欲傾我而姑與我通以市利於彼陽飾彼浮薄之情以堅吾之信我進則老之我守則誘之我大敗而不能責彼之稍誤至愚者詫爲祕密之機而自矜外助卒之小以殘我遂驕大則害及宗社古今之庸主闇臣墮其阱中者敗亡相積而傾覆之後徒增追論之痛哭使能早卻其游詞而絕之豈至是哉於是而王建之識不可及矣黎雅三部淺蠻歲賜給帛使覘南詔蠻反取賂南詔詗我虛實建絕其賜而斬部將之與蠻交通者自此羣蠻戢服而終五代以迄宋南詔不入。此據皆建之善謀善斷以窒亂源也嗚呼豈徒守邊

禦夷阻關拒敵者之宜然哉君有不聽令之臣父有不若訓之子上有交相搆之友順則綏之逆則折之存乎情與理而已脅小居中乘吾惡怒以居間而發其隱慝以相告者皆樂人之禍以取利者也且此暮彼遞相謅扇罔無極也以此而賊恩醸禍如陳侯溺之於公子招隋文帝之於楊素身死其手而猶以爲忠者古今相積不可勝道則拒塞游說以一軍心豈徒將兵者之宜然而瑣纘以塞耳目又豈徒爲君父者之當愼哉

挾天子以令諸侯而威服天下自桓文始曹操襲其迹因以篡漢二袁呂布劉表不能與之爭此姦雄已試之成效

後起者所必襲也乃克用連兵入寇朱溫方搆難徐鄆而不問王行瑜韓建李茂貞刦逐天子朱溫坐視而不恤李克用既討平之乃聽蓋寓之言不入見而還鎭李茂貞犯順昭宗如華州困於韓建全忠在汴扣關以奔駕也甚易而方南與楊行密爭不一問也及劉季述以無援之宦豎廢天子幽之崔允召溫以入而尙遲回不進讓復辟之功於孫德昭克用則方治城自保而念不及此何此二凶者覬天子於三數叛人之手不居之以爲奇貨而善謀如蓋寓亦不能師荀或之智以成其主之篡奪豈其智之未逮而力之不能也與天下之理順逆而已順者理之經也逆

者雖逆而亦有逆之理焉泝危灘而上者楫折牽絕而可濟以其所沿之流猶是順流之津也夫桓文之津豈溫與克用之所可問哉桓文定王嗣反王駕北討戎南服楚通諸侯之貢於周京故召王受錫而諸侯斂衽誠有以服天下之心固非溫克用之所可企及已卽若曹操奮起以討董卓幾挫於滎陽袁紹韓馥欲帝劉虞而堅於西嚮退居許下未嘗敢以一言忤天子也獻帝爲李郭諸賊所逼露處曹陽煢然一夫耳漢室羣臣救死不遑而奚問天子董承楊奉微弱而徒然驕蹇操以禮奉迎使卽一日之安雖心懷逆節而所循之迹固臣主之名義是逆而依理之

順以行以其初未有逆也李克用以異類而懷野心父子承恩分受節鉞忽動劉淵之逆志起而據雲中以反既敗而走結韃靼以窺中國幸黃巢之亂以闌入寸效未展先掠河東黃巢困蹙已極薄收收復之績結王重榮以挶長安之背流矢及於御座公爲國賊而莫之忌其偶勝岐邠斬行瑜也天下固知其非爲國討賊而祇以自雄也乃欲襲[illegible]挾天子制雄藩立敗之術耳蓋寓知而止之克用亦[illegible]其非曹操矣朱溫則盜耳王鐸無識而假之以權[illegible]自擅無絲髮之功於唐室若令遂起乘危握天子於[illegible]天下羣起而攻之曾王行瑜韓建之不若也故溫自

知其不可而李振敬翔亦不以此爲之謀假義者必有在己之義可託身爲叛賊之魁負大不義於海內而奚託哉故唯坐待人之亡唐而後奪之其志決也以勢言之溫與克用所亟爭者河北也河北歸汴則扼晉之吭河北歸晉則壓汴之脊劉仁恭王鎔羅宏信李罕之朱瑄朱瑾橫亙於其閒溫屢敗矣克用則危矣藉令竭全力以入關中而空其巢穴溫入長安則克用會河東以舉河北渡河以搗汴而溫坐斃克用入長安則溫率雜蔡山南以扣關而燕趙魏潞搗太原以拔其本根而克用立亡義不可假名無可尸而抑失形勢以自傾故皆知其不可且畜力以求功

於河北僅孤危之天子於狡豎奄人之手使促之以亡而後收之是以劉季述之逆溫且遲回不進朱溫之篡弒李克用不興縞素之師溫利克用之逆克用亦利溫之弒其情皆穿窬也豈徒不能託迹桓文哉曹操之所爲抑其不能以身任之者也故崔[允]已爲內主李振諫使入討溫尚聊遣蔣[元]暉因[允]以謀而自引兵嚮河中置長安於緩圖如此其不遠也然且篡唐而僅得天下八九之一不十年而遂亡不能如曹操則固不能如其雄峙三分而傳之數世也至仁大義者起則假仁假義者不足以動天下商奄之所以速滅也無至仁大義之主則假仁義者猶足以鉗

制天下袁紹之所以不能勝曹氏也至於欲假仁義而必不得然後允爲賊而不足與於雄傑之數覩其所自起與其所已爲者而已以曹操擬桓文杜衡之於細辛也以朱溫李克用擬曹操瓦礫之於碔砆也此其不可强而同者也

李克用按兵自保大治晉陽城塹劉延業諫其不惜損威望而啟寇心克用賞以金帛而修城之役不爲之輟夫自處於不亡之勢以待天下之變克用之處心擇術以此爲謀久矣其明年朱溫果陷澤沁潞遼直抵晉陽城下攻不能克而返克用知溫之志固思滅己而後篡唐抑知溫之

所急者在篡唐固不能持久以敝我也城堅不可拔而溫
且折矣李茂貞之劫駕遷篡之資也溫挾主以東而篡之
克用之資也幸之以爲資而克用之爲謀也尤固身既數
爲叛逆不能假存唐之名以利於篡威望未張又不能戶
篡唐之名以召天下之兵遲回斂戢置天下於不問以聽
其陸沈而可謝咎以持溫之短長克用之敗也然至是而
克用爲稍循於理矣修守備休士卒以自彊而納李襲吉
之言訓兵勸農以立開國建家之本則不但李茂貞韓建
輩之所弗逮朱溫亦遠出其下矣訓兵務農者圖王之資
也修城治塹者保國之本也劉延業惡足以知之而曰宜

揚兵以嚴四境耨於內而張於外亡而已矣然而克用之賞延業者何也其自保以觀變之心不可令部曲知之知之則眾志偷矣延業能爲誇大之言以作將士之氣故賞之以勸厲士心此克用之所以獲也已不然而怒之已所然而喜之則庸人之所以危亡也

王摶之爲相也以明達有度量見稱於時觀其進言於昭宗者亦正大明愷而有條理似有陸敬輿之風焉嗚呼唐於是時敬輿在亦必不欲居密勿以任安危不能也故不欲也而況於摶乎德宗多猜而信讒矣然遇事能思不至如昭宗之輕躁以無恆也德宗之延姦佞充斥矣然心存

固寵如盧杞裴延齡耳不至如張濬崔昭緯崔胤之外結强藩以覆國也德宗之側官豎持權矣然悲正導欲如霍仙鳴竇文場耳不至如劉季述韓全誨之握人主死生於其掌也德宗之叛臣交起縱橫矣然蹶起無根如朱泚李希烈耳不至如朱溫李克用之植根深固必於篡奪也而德宗抑有李晟渾瑊馬燧之赤心爲用故李懷光雖叛不敢過上而屏跡於河中而昭宗則無人不起而刦之曾無一旅之可依也夫時異而勢殊旣如此矣然則敬輿而處昭宗之世君篤信之且不能救唐之亡況摶之於敬輿其賢愚之相去本非等倫不可以言之近似而許之也乎敬

輿之爲學士凭中制也一言出一策行中外翕然以聽盧杞之姦莫之擊曳豈徒其言之得哉有以大服其心者在也搏之筮仕不知幾何時而一旦躋公輔之列天下訽不知有其人則素所樹立者可知德不如也則威不如矣敬輿於扶危定傾之計規畫萬全上自君心下逮民隱錢穀兵刑用人行法皆委悉其條理取德宗之天下巨細表裏一一分析而經理之而搏則唯一計之得耳其曰宜侯多難漸平以道消息是已顧問多難何恃以漸平則道亦窮矣才不如也則權不如矣敬輿之得君也至矣然逐盧杞史通元而敬輿仍守學士之職匪直讓鄴侯於首揆已也

並贊參董晉而不欲躐居其上搏德威不立才望不著一
旦而立於百僚之上於時天子雖弱而宰相猶持天下之
權逆臣且仰其進止固有恩怨交加安危繫命之鉅責焉
不揣而遽任之與頑鄙無籍之李谿朱朴旅進而不慙是
亦冒昧榮名不恤死辱者耳以覩敬輿之栖遲內制不易
爰立者何如節不如也節不如而以任扶危定傾之大計
負且乘致寇至盜思奪之凶其可免乎人臣當危亂之日
欲捐軀以報主援亡國而存之抑必謹其進退之節不苟
於名位而後其得也可以厭服姦邪之心即其不然身死
國亡而皎然暴其志行於天下今置身其列凝目而覩之

居此位者非崔允之逆則朱朴輩之蠅營狗苟者而肩與
之並立於台座哉且即其言而論之以止昭宗之躁率置
宦寺於綴圖昭宗弗聽惑於崔允以召禍乃伸其先見
之明耳然令如搏之言養宦官之姦姑任其惡又將何所
底止邪激李克用之反者田令孜也成韓建之惡肆囚主
之凶者劉季述也通李茂貞以劫駕者韓全誨也至此時
而宦官與外鎮逆臣合而相尋於禍亂唐不亡宦官不自
趨於殺盡而不止安得有外難平而以道消息之日乎其
言似也而又驗雖然抑豈有可採之實哉
唐之將亡無一以身殉國之士其韓偓乎偓之貶也昭宗

垂涕而遣之偓對曰臣得貶死爲幸不忍見篡弑之辱斯聞者酸心見者裂肝之日也而偓不仰藥絕吭以死於君側則偓疑不得爲捐生取義之忠矣然而未可以責偓也君尙在國尙未亡無死之地而時方貶竄於此而死焉則是以貶故死也匹夫匹婦之悻悻者矣偓去國而君弑未幾而國亡偓之存亡無所考見而不聞絕粒赴淵以與國俱逝此則可以死矣建文諸臣所以爭光日月也而偓不逮乃以義審之偓抑可以無死也僞命不及并龔勝不食之時而謝枋得賣卜之日也湮沒鬱抑以終身則較家鉉翁之談經河上爲尤遂志耳紂亡而箕子且存是亦一道

也人臣當危亡之日介生死之交有死之道焉有死之機焉蹈死之道而死者正也蹈死之道而或不死者時之不偶也蹈死之機而死者下愚而已矣昭宗反辟劉季述伏誅之謀偓與贊焉蹈死之道一也王摶請勿聽崔允之謀殺宦官以賈禍允怒而誣殺之偓爲昭宗謀亦云帝王之道當以重厚鎭之此曹不可盡誅以趣禍其忤允也與摶同蹈死之道二也韋貽範求宦官與李茂貞起復入相命偓艸制偓堅持不艸中使曰學士勿以死爲戲茂貞曰學士不肯艸制與反何異蹈死之道三也從昭宗於播遷幽辱之中白刃之不加頸者一綫耳而守正不撓季述不能

殺崔胤不能殺茂貞不能殺非偓可取必於凶人之兒免也偶然而得之也乃偓之終不蹈死之機則愛其生以愛其死固有超然於禍福之表者也姚洎之將入相也謀於偓而偓告以不就爲人謀者如是則自爲之堅貞可知矣蘇檢欲引爲相而怒曰君柰何以此相汚昭宗欲相之則薦趙崇王贊以自代其時之宰相皆朱晉邠岐之私人樹以爲內主者也權雖倒持於逆藩而唐室一節一離之機猶操於宰相尸其位則已人其彀中而姦貪之小人趨入於阱中猶見榮焉此所謂死之機也偓惟堅持必不爲相之節抑知雖相而無救唐亡祇以自危之理且知雖不爲

相而可以盡忠唯不爲相而後可盡忠於主之勢故晉人不疑其黨於人不疑其黨岐宦官不疑其附崔允不疑其附宦官立於四虛無倚之地以衛孤弱之天子而盡其所可爲疑忌淺怨毒不生雖茂貞且媿曰我實不知書生禮數而惡亦息矣此其可生可死可抗彊凶而終不蹈死之機者也無死之機是以不死履死之道是以不辱若偓者其以處危亡之世誠可以自靖焉矣其告昭宗曰萬國皆屬耳目不可以機數欺之推誠直致日計不足歲計有餘其奉以立身也亦此道也夫

宰相數易則人皆卑相人皆可相則人皆可爲天子之漸

也宰相之於天子廉陛相躡者也下廉夷而上陛亦陵唐
高宗用此術也以輕於命相故一婦人談笑而滅其宗祀
替其家嗣裴炎傅遊藝夷之武三思承嗣因而陵之相因
之勢也高宗承全盛之宇戴太宗之澤而不保其子況昭
宗當僖宗喪敗之餘彊臣逆奄交起相乘之世乎自龍紀
元年至唐亡天祐三年凡十九歲而張濬孔緯劉崇望崔
昭緯徐彥若鄭延昌杜讓能韋昭度崔允鄭綮李谿陸希
聲王摶孫偓陸扆朱朴崔遠裴贄王溥裴樞盧光啟韋貽
範蘇檢獨孤損柳璨張文蔚楊涉或起或廢者二十七人
彊臣奄之奄人制之而朝廷不能操黜陟之權固矣抑昭

宗輕率無恆任情以爲喜怒聞一言之得而肝膽旋傾幸一事之成而營魂不定乃至登進可驚可愕之人爲天下所姍笑猶自矜特達之知餗覆無餘而猶不知悔其識闇而自用以一往之情爲愛憎自取滅亡閱千古必然之債軌也抑就諸人言之人之樂居尊位者上之以行其道次之以成其名其下則榮利之饜足耳當高宗之世天下方𨻶而宰相尊名之所歸利之所擅貿貿然羣起而相凌奪以覬得鄙夫之情類然無足怪者自僖宗以來天子屢披荆榛兩都鞠爲茂艸國門之外號令不行雖有三台之號曾無一席之安計其恫喝塗人而招納賄賂者曾不足當

李林甫令狐綯之傔從不安而危不富而貧其尊也藩鎮視之如衙官其榮也奄宦得加以呵詈一旦有變則天子以其頸血而謝人或殺或族或斥遠方而斃於道路此諸人者稍有識焉何樂以身試沸膏之鼎而思霑其滴瀝乎故蘇撿欲經營韓偓入相而偓怒曰以此相污誠哉其污也而一時風會所淫如飲貪若之酒奔馳恐後而莫之能止前者殊死後者彈冠人之無良亦至是哉嗚呼士貴有以自立耳無以自立而寄身於炎寒之世局當塾教之始則以利名爲鵠矣當賓興之日則以仕宦爲津矣一涉仕宦之途進而不知所終退而無以自處則紫閣黃扉火城

堂食人擬爲生人之止境而自此以外前有往古後有來
今上有高天下有厚地仰有君父俯有黎民明有名教幽
有鬼神凡民有口妻子有顏平旦雞鳴有不可自昧之惻
隱羞惡皆學所不及心所不辨耳聞之而但爲聲響目見
之而但爲文章漠不相關若海外三山之不我卽也嗚呼
士若此而猶不以卒相爲人生不易得之境鼎烹且俟之
崇朝鼎食且僥於此日其能戒心戢志如韓偓者凡幾人
也世亂君昏正士遂志之日又何怪焉世教衰民不與行
天下如狂而國以亡君以屠生民以殄是以先王敦廉恥
尙忠孝後利先義以養士於難進易退之中誠慮周而道

定也

昭宗爲朱溫所刼遷流離道左發閒使求救於李克用王建楊行密是亟死之哀鳴不擇而發惟足悲悼而已夫三鎭者其可以抗朱溫過其篡弒之惡而責以君臣之大義者乎使三鎭猶然唐之臣子而兵力足以勝溫也則溫亦不敢遽圖凶逆王行瑜李茂貞韓建之無成溫稔知之故遲回而待之今日則熟審彼己之形勢目中已無三鎭知睢予志而莫違矣克用而可抗溫邪豈一日忘溫者昭宗嘗和解之而不聽而況有言之可執卷甲疾趨豈待閒詔之來援乎克用於時方修城塹保太原澤潞邢洺之不遑

恤其必不能踰太行以獨汴雒明矣王建北倚劍閣東捉瞿唐乘人之所不爭據險以自存身未習百戰之勞而所用者兩川之士著不能出穴以鬬者如之何其能與疆暴之朱溫爭生死也楊行密雖嘗挫溫矣而舟楫之利失水則困故僅可以保江淮而不能與騎步爭逐於平野新得朱瑾兗鄆之餘衆騎兵稍振而瑾又溫所魚肉之殘耳目使出汝亳而西討錢鏐乘其東睡馬殷乘其南界田頵之徒又從中而訌進不利而退失守爲溫之擒而已是三鎭之力不足以進取爲昭宗而興師也明矣抑以君臣之義責望三鎭夫三鎭又何足以言哉克用之思奪唐其與朱

溫先後之閒耳委唐之亡於溫以嫁不道之辜而已徐起以收之克用之懷挾久矣浸令其力可任假密詔以興師勝溫而挾天子亦溫之於茂貞也況乎其處心積慮之固不然也王建得蜀而早有公孫述劉備李特之全局在其意中羈縻於唐不敢先發以招天下之彈射耳其逼顧彥暉逐韋昭度而走之逆節已著昔固嘗託勤王之名而賜出兵以據地非李茂貞阻之則乘長安之虛而收逃孽臨秦鳳以稱西帝豈復於唐有源本之恩以效桓文之勳乎克用狄也王建奄官之私人也不足援名教以望之所固然矣然昭宗哀慟而號呼猶有說也沙陀承恩三世李國

且起騎將而分節鉞克用遣逃朔漠赦其族誅之辜而賜以國姓王建隨駕奔蜀負璽以從艱難與其之君臣親若父子則克用建自逆而唐固篤恩義以為之君當危急之秋追而呼之非過望也若夫楊行密者於昭宗何有哉高駢擁千里之腴壤一矢不加於賊而坐擁富貴土芥其人民使無所控告畢師鐸秦彥孫儒競起爭奪血流盈壑彌望蒿萊唐弗能問也行密足未嘗履王都目未嘗見宮闕起於卒伍無尺寸之詔可銜削平之而撫僅存之生齒是艸澤崛起無異於陳勝項羽之於秦也功局已成唐不能禁授以爵命而姑為維繫其君臣之義蓋已淺矣天下已

非唐有而人民必有恃以努力捍凶鋒保江淮之片土抗志嶢立獨能不附逆賊甘奉正朔如王師範羅紹威韓建之所爲亦可謂之丈夫矣唐一日未亡行密一日不稱王而帝制賞罰之事聽命於朝循分自揣安於其位而特不屑臣服於逆賊之廷亦可謂之不妄矣唐何德以及行密而望其爲郭子儀李晟之精忠以抵觸凶人爭一綫之存亡哉如曰溥天率土義不可逃也湯武且有慙德矣項羽不弑懷王漢高豈終北面行密保境息民以待時變唐可再興則爲竇融唐不可興則爲尉佗而但不爲梟獍之爪牙斯已足矣既不可以君臣之義苛求其效死而昭宗又

矣望其援已哉故三鎭者無一可倚者也昭宗先無自固之道禍至而周章謂他人昆亦莫我聞勢之所必然者也層門之悲號不如其痛矣

昭宣帝

嬴政坑儒未坑儒也所坑者皆非儒也朱溫殺清流沈之河未殺清流也所殺者非清流也信爲儒則嬴政固不能坑之矣信爲清流則朱溫固不能殺之矣溫誠誅鋤善類不遺餘力而士大夫無可逃之彀中邪乃於韓偓弗能殺也於司空圖弗能殺也於鄭綮亦弗能殺也又下而爲梁震羅隱之流且弗能殺也凡此見殺者豈以身殉國而與

唐僣亡者乎抑求生於暴人之手而不得其術者耳天下不知其誰氏之土天子不知有幾日之生情逆而态煦休者腥臊之臭味逼人無賴而充班行者醉夢之眉目疑鬼猶且㢮施然我冠子佩且聯綴以充庭夕從容而退食若此之流謂之淸也則誰復爲濁流那朱溫爲之主李振爲之輔必殺矣明天子在上賢執法在列亦未可貰而弗誅也游於濁而自炫其淸斯所謂靜言庸違者四裔之投其可宥乎而歐陽永叔謂裴樞等惜一太常卿不與伶人使其不死必不以國與人過矣晉宋齊梁之護門第唐人之護流品其所榮據要之習氣耳門第流品橫亙其胏腸而

怙眾以喧呶仰不知有君父俯不知有廉隅皆此念爲之也王謐解璽紱以授桓元不欲自失其華族耳樞等不死勸進朱溫者豈待張文蔚楊涉哉但使不失其清流之品序則人人可奉之爲天子矣忠孝之存去名位之重輕則清濁之大界也非永叔之所知也

彊國非安天下之道而取天下之彊摧殘之芟夷之以使之弱則天下之亂益無已故養天下之力於不試不見其彊而自不可弱者王道也國方弱而張之相奬以武健而制之以其方使聽命者霸功也因其彊而彊之莫之能戢而啟其驕亂之所自生也畏其民之彊而摧之夷之乃至

[illegible][illegible]之以使弱則既以自弱而還以召亂無彊擁弱人皆[illegible][illegible]則天下瓦解而蜂起以相殘禍之最烈者也戰國之[illegible][illegible]天下以亂秦政惡其彊而思弱之既弱六國之眾並[illegible][illegible]歸內之民銷其兵刃疲以力役彊者虜劉殆盡而擾鉏棘矜之徒以起椎埋黥配之夫尸王號而長吏民天下一無可畏而皆可畏矣民乃爭趨於死而莫之救矣唐之亂藩鎭之强爲之也藩鎭之彊始於河北而魏博爲尤魏博者天下彊悍之區也自光武用河北之兵以平寇亂遂屯兵黎陽定爲永制而東漢以彊故其民習於强而以弱爲耻天下資之以備患垂及於唐上未加以訓練而驍桀

之習未嘗替也然亦何嘗爲天下患哉安史之平代宗不能撫有田承嗣起而收之以自雄爲藩鎮之戎首幽燕滄冀兗鄆淄青之不逞皆恃魏博之彊扼大河以亙塞河南而障蔽之田興一受命而河北瓦解其爲天下重久矣廣明以後黃巢橫行天下而不敢側目河朔恃此也汴晉交春以窺唐室而王鎔劉仁恭旣不敢南嚮以爭天下抑不至屈於汴晉而爲其僕隸恃此也羅紹威以狂騃豎子聽朱溫之蠱一夕而坑殺牙兵八千家於是而魏博爲天下弱天下蔑不弱也嗚呼豈徒紹威之自貽幽辱危亡也哉天下之一治一亂也其亂則上激下之怒而下以驕亂

僨張無問彊弱也彊者力足以逞而怨憤淺弱者怨毒深蘊聚萃散不慮死亡以姑嘗試其譸張而蠭起以不可遏詩云無拳無勇職爲亂階唯無拳勇者之亂亂不可弭也有彊者以制其左右則猶有憚焉天下胥弱而驕固不可戢也無藉以興旋滅而旋起旣無所憚何人不可踔躍以爲難哉故自魏博牙兵之殲也而朱溫之計得於是一時割據之雄相獎以爲得計曰取天下智計勇猛之將吏軍卒而殺之唯恐彊者之不盡也故迨乎溫存勗交爭之世而天下皆弱蹶然而起者猝然而仆不能一朝自固也胥天下而皆弱矣勿待彊者之驕而弱者無不驕也於是而

亂天下而裂之苟有十姓百家可恃自挺張空拳者皆棄耒耜以讙呼高季興孟知祥王延政董昌劉龑鍾傳馬希萼雷滿張文表危全諷之瑣瑣者藐婦人之衣繡以爲銶斲伐空山之曲木以爲戈矛或以自帝或以自王或以自霸而石敬瑭嬴病之懦夫劉知遠單寒之孤雛且褎然宅土中以稱元后嗚呼勿論其不足以君也抑勿論其不足以霸也卽與羣盜齒曾不足與張角齊萬年方臘爭雄長皆無憚而自詫爲劉項孫曹也風淫艸靡乃進契丹而爲君父弱天下者之召亂於無已固如是夫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文王之仁也且求武夫於中林中逵之下曾是撫有

果毅彊禦之衆而可屠劉俾盡以啟不量力者之驕悖乎
紹威之懸朱溫之慘不足誅也天有大亂之數彊者先殲
焉匪寇匪讎殺之若將不及亦衰氣之使然與
昭宗雖暗不足以圖存而無淫虐之愆足以亡國朱溫起
於羣盜凶狡如蛇虺無尺寸之功於唐而奪其三百年磐
石之社稷乃盜天下世胄之子薦紳之士建牙分閫之帥
無有一人感愴悲憤不忍戴賊以爲君者而獨得之丁會
會之帥潞潞也溫薦昭宗授之旌節則固溫之私人而於
昭宗無恩禮之爭倚爲腹心者也帥昭義者六年溫拔潞
州而授之乃聞昭宗凶問帥將吏縞素流涕率李嗣昭之

來攻而降河東曰雖受梁王舉拔之恩誠不忍見其所爲盜漢宋之亡忠節不勝書而唐之亡也唯此一士耳或曰克用亦唐賊也去溫而即克用奚愈焉曰會於此時無可歸矣以獨力而思討賊昭宣帝刀俎之餘肉無能輔矣保境以自固汴晉夾焉而必不可以終日則兵民且殲於凶人之刃乃在溫篡弒未成之日則克用之去溫也無幾在溫弒主之後則克用猶未有此滔天之逆而相依以自全焉可矣不北而以推戴弒君之賊爲佐命之勳臣而身亦可以無辱矣項羽殺韓王而張良歸漢韓王不死於項羽漢抑豈能分天下以王韓者歸其爲我報君父之讎者則

雖不能存我故國而志亦可以伸況乎篡弒之賊覆載不容之大慭雖有其心未有其事君子可許其改而弗亟絕之則克用可歸會亦舍此而奚歸乎知有君而爲之哀知其賊而不爲之臣天下無君而聊以謝黨逆之罪志士忠臣之處此亦如是而已唐之亡盈天下而唯一士也會奚讓焉